

白老猴的悲歌

老歲仔對青年就來到遮，因為失去伊的某仔囡，所以伊的意識對清楚到漸漸仔混亂；毋過，伊猶原上愛唱一首歌，這首歌，伊干焦會唱一句，這句歌詞就會使講出伊的孤單。

伊定定四界去巡，其實是四界咧走揣伊的某仔囡，欲 tshuā in 鬥陣轉去厝；in 的厝，佇山的彼一爿……

（這個老歲仔，逐工穿規軀白色的紗仔衫褲，有時哭甲目屎四淋垂，有時氣甲規个面膨獅獅，定定佇咧揣伊的某仔囡。咱共伊講，伊的某仔囡無蹄佇台灣，較講伊嘛講袂聽，實在無伊法，伊哪會遐爾番咧！所以，逐家攏供體伊「白老猴」。）

落雨天，摔大雨，宛然天公伯恰伊合唱一首悲傷的歌。

「阮厝，佇山的彼一爿。」

對學校運動埕的牆圍仔邊，傳來一首唱袂完整，也唱袂停的歌詞。

佇老師辦公室的走廊，有三個六年仔的查某學生，那耍那掃塗跂，雄雄聽著這首歌，驚甲面仔青恹恹，雙手共掃帚擡懸，目睷金金看頭前，有一個變甲遐爾烏焦瘦閣曲病的白色身影，伊就是人看人閃避的白老猴。

「阮厝，佇山的彼一爿。」

「阮厝，佇山的彼一爿。阮厝，佇山的彼一爿！」

「哈哈！『立正』！阮的厝，佇山的彼一爿。『立正』！」

「嘍！嘻嘻，某！查某囡！」

這三个查某學生想講 in 人濟，而且手有掃帚，in 是啥物攏毋驚，待佇遐等這個白老猴，看伊欲創啥。毋過，白老猴雄雄大聲喝：『立正！』，彼の學生攏驚甲毋敢振動，後來白老猴愈行愈倚，離走廊干焦兩公尺，閩雄雄大聲笑：「咦？嘻嘻，阮囡！阮某！恁哪佇遮？」

這個時陣，三个查某學生才驚甲痲屎，掃帚擗咧，越頭衝入去辦公室，共值班的查某老師報告：

「老師！白老猴，白老猴來矣！伊的身軀足臭咧！」

白老猴的褲穿甲落落，身軀有臭尿發味，若像佇伊白色的紗仔衫有兩閣有目屎，伊的褲有雨也有尿，佇大雨中猶原小可仔會鼻著伊的悲傷。

「咱有棍仔，咱毋驚！」

「伊足可憐啊！」

三个查某學生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雖然足有同情心，毋過 in 的內心也是足驚的。

「緊提掃帚趕伊走啊！若無，恁提雨衫予白老猴穿啊！」查某老師繼續做伊的稽頭，若親像毋是家己的代誌，無要無緊；伊也知影啦，家己的年紀已經四十外歲矣，諱！這個不死鬼白老猴，對老查某無興趣啦。

「某，某啊，來！來！咱轉去好無？嘻嘻，婿某，咱轉去！」白老猴沃雨沃甲規身軀澹糊糊，咧相查某老師的面，伊倚遠遠共老師攞手，喙笑目笑。

查某老師驚甲欲死，雄雄倚起來，目睷金金看佇辦公室門口的白老猴。

「緊去揣教務主任！毋，毋是，是揣衛生主任！」

老師雄雄看著白老猴的目睷，規身軀交懷恂，起雞母皮，情緒亂紛紛。

「老師啊，敢是揣訓導主任？」學生看著老師面仔青恂恂，in 那偷笑那假正經。

「清彩啦，揣訓導主任上好！伊膽頭真在，上勇！」老師面紅紅，感覺足見笑咧，這個時陣，只要有人來救 in，啥物人攏好。

「報告老師！阮毋敢出去，白老猴就待佇門口。」三個查某學生共掃帚擗懸，若親像欲拍人的款，毋過連鞭規佇老師的桌仔跤。

「驚啥！我來廣播，我來去提放送喇叭（華語：大聲公）。」

好佳哉，放送喇叭掛佇辦公室內面的柱仔頂，老師毋免冒險行去辦公室門口大聲喝救命。

「訓導處李主任，請緊來辦公室，請緊來辦公室，白老猴來矣，白老猴來矣！」

「嗶！嗶！」對兩條走廊以外傳來微微仔呼噓仔聲。

「嗶！嗶！嗶嗶！」李主任緊走來辦公室的走廊，一路上呼噓仔聲吹甲又響又急。

「阮厝，佇山的彼一爿。『立正』！」白老猴若親像對呼噓仔聲感覺足驚，伊向李主任行禮。「嘻嘻嘻！『立正』！袂嗶嗶啦！」白老猴看著李主任，連鞭雙跂倚予直，正手擗懸，向李主任行禮，連鞭講：『長官好！』

「嗶！嗶！」李主任的倒手共鼻仔捏咧，伊講：「緊走啦！去啦去啦，轉去恁兜洗身軀，規身軀臭蒼蒼，予人鼻著強欲擋袂牢！」李主任共落漆的棍仔擗懸，欲對白老猴的頭殼敲落去，想欲嚇驚伊。

「好啦！轉去！我轉去！」白老猴越頭行佇大雨中，伊繼續唱：「阮厝，阮厝佇山的彼一爿！」

白老猴規身軀白色紗仔衫褲淋甲澹糊糊，所以伊的身軀看甲足清楚，伊龍骨的中段俗尾溜特別突，才會曲痾。

「啊！我足見笑的！」白老猴共褲頭換予紐，那走那笑「嘻嘻！足見笑、足見笑！我放尿矣！」

白老猴緊走去運動埕外口，彼邊的牆仔跤有大空，彼是伊出入學校的秘密所在；毋過，無一个學生敢去遐耍，校長佢老師也毋捌去遐巡巡看看咧，以免惹代誌。

「伊放尿矣！」兩個查某學生那喝那笑。

「伊足可憐啊！」王曉卉顛倒是同情白老猴，伊面憂面結講：「阮爸爸講，白老猴從大陸來的，親像有一个查某团。」

看著白老猴曲痾的身影，規身軀冷吱吱，閩雄雄放尿出來，王曉卉的同情心若親像海湧佇心內反過來，「阮爸爸閣講，白老猴足想伊的厝，想甲起痾；伊想某仔团，想甲戇戇；阮爸爸閣有講過，莫拍白老猴，莫倚近伊就好咧；阮爸爸也捌講過，阮爸爸也足想 in 兜佢躡佇大陸的親人。」

「哈哈！若無，你去做伊查某团好矣。」其中一个同學佇咧笑王曉卉。

「曉卉，你愛注意喔！白老猴就是欲揣你這款戇团仔。」陸茫朗佢王曉卉兩個人感情上好，所以勸曉卉袂使傷軟心。

「我才毋驚，有你保護我；你有力頭，也走足緊咧，你也足有正義感！」

王曉卉因為家己誠有同情心，才會參陸茫朗這個山地人做好朋友。陸茫朗講，伊的名叫「茫朗」，『茫朗』¹佇 in 族語內的意思是「鹿仔」，所以伊走上緊；學校若是有田徑賽，陸茫朗的成績佇學校攏是倚頭名的。

(這條無尾巷內，路、樹、厝、塗跤、閣有燈仔花佇咧鐵網上，tshuā刺的鐵網也有蜘蛛網，看起來攏是足孤的。躡佇遮的每一間住戶，充滿著滿滿的情緒；規條巷仔，有臭尿簽、土味、狗仔味、饅頭味，閣有足重的「明星花露水」的芳味，濫的空氣中，其實充滿著情紛紛。)

佇巷仔內，倒斗的彼排是紅色燈仔花檯，正手斗一排有五間住戶，U型的巷仔底，拄好擋著巷仔佢外面的連結，遮變成「無尾巷」。因為是無尾巷，空氣就足穢矣，巷仔內的空氣有肉包、豆沙包、曝大頭菜佢曝白菜的味，閣有狗屎佢雞屎的味，尤其是園佇樹仔跤的鐵盒裡，有狗仔食賭飯菜的臭酸味，樹仔跤的塗沙有狗仔尿佢人尿的臭簽味，實在予人鼻甲想欲反腹。

因為遮是無尾巷，閣有恐怖的空厝佻予人驚惶的感覺。這個無尾巷當然是無人願意去照顧，白老猴躡佇遮是上安全的所在，因為無人願意入去無尾巷拍伊。

這五間住戶，攏是退伍軍人躡佇遐，in 的官位無懸，所以 in 的大門是柴的；柴門頂有幾個空，有可能予蟲蛀的，誠拄好予主人會使看著外面的狀況；有時陣，幾個毋驚死的查埔因仔來遮耍，偷看柴門內的情形，看山東阿伯的肉包內有烏鼠仔肉無；in 上有興趣的是，偷看阿伯佻阿姆佇埋內手牽手，in 佇柴門外口那看那偷笑。

頭一間躡的是六十歲退伍的老士官長，伊佻四十歲的啞口某有一个後生，才讀小學三年，每遍考試攏是前三名，這是老士官長上大的驕傲，所以伊特別疼惜這個好身材的啞口某，因為婿某為伊傳宗接代。in 佇埋內飼雞，閣有曝白菜佻大頭菜過日子；老士官長去賣菜的時陣，拈著一隻大黃狗，共狗仔牽轉來顧厝，大黃狗鬥照顧啞口某佻乖困，也顧幾隻雞，顧菜袂予貓仔踏著，大黃狗足忠心咧，伊予士官長愈飼愈大籬。

每工，老士官長出門賣菜的時陣，大黃狗若鼻著白老猴身軀的臭尿茶味，就對著門口直直吠，啞口某就連鞭共柴門鎖予緷，衝入去客廳，閣覷起來。

門外的白老猴跼佇咧燈仔花檯邊仔，挽一蕊花，閣走去老士官長的門歧口，伊楚楚唸：「某！咱轉去！某！咱厝毋是佇遮，佇山的彼一井。」

無人欲插伊，干焦有狗仔直直吠、直直吠。

白老猴共燈仔花提咧手，伊那哭那唱：「阮厝，佇山的彼一井，阮厝，佇山……咱轉去！某，咱轉去，乖查某困，爸爸 tshuā 你轉去。」

第二間躡的是又懸又瘦的山東阿伯，伊講進前伊也足勇壯，姑不而將愛去拍敵人嘛，人就瘦落來，袂闊大籬矣，伊躡佇台灣，上愛食的物件，猶原是家己做的山東饅頭，所以伊退伍了後，娶一个某是山東阿嬤，阿嬤矮闊肥；毋過，阿嬤足 gâu 做饅頭，山東阿伯就是佻意山東阿嬤這款胖奶胖奶的身材，佻這款古錐的面貌，特別是 in 的山東腔，只有 in 兩個人聽有，有時無細膩，雄雄較大聲咧講話，也會驚著白老猴，所以白老猴平常時較會聽 in 的話。

每工下晡六點，山東阿伯揀賣饅頭的跛踏車轉去厝的時陣，伊會擲一个肉包子頭一間的大黃狗食，大黃狗就袂直直吠；伊也擲一个肉包子巷仔尾縛佇榕仔歧的大黑狗，伊

認為這是公平對待，較早伊佇部隊，逐家攏按呢講：「做代誌愛公平」；山東阿伯定定飼白老猴的大黑狗，白老猴心內知影，所以伊毋捌偷看山東阿伯的某仔囤。

厝邊的囤仔講，白老猴這個不死鬼，上佻意婿姑娘，山東阿嬭傷大箍，伊可憐的囤雖然生甲遐爾仔婿，毋過是跛腳，所以白老猴袂佻意 in。其實，白老猴有某仔囤的相片，伊的某較瘦，in 囤的較較脹。

『包子，饅頭，花捲，豆——沙包』，這是山東阿伯上特殊的喝賣聲，有時陣，伊的聲若親像咧唱京戲，山東阿伯佻阿嬭定定聽廣播唱北京戲，是 in 上有趣味的代誌。

伊做的豆沙包有囤豬油，所以特別芳，有的時陣豆沙包賣完，伊會用北京話喝：『包子，饅頭，花捲，沒有——豆沙包！』那按呢就是表示無做豆沙包抑是賣完矣，若親像替人客可惜，已經無豆沙包矣，下擺愛趁早才買有。

第三間就是陸茫朗 in 兜。茫朗的爸爸佻媽媽攏是山地人，爸爸佇部隊修理軍車，所以安排伊蹠佇這條巷仔內。伊的爸爸定定無佇厝，不時調來調去修理軍車。

陸茫朗講伊媽媽的名仔叫做「阿滿」，伊偷偷共王曉卉講，其實『阿滿』²也是 in 的族語，是「船」的意思，用按呢號名，別人就毋知影 in 是講啥物；有一工，in 一定愛坐船，也是坐『阿滿』轉去家鄉。陸茫朗也閩講，in 爸爸更加趣味，號名「艫舢」，毋是地圖上的彼个「艫舢」，『艫舢』³佇 in 族語內的意思是「板仔船」，所以 in 兜的感情足好；爸爸、媽媽攏是船，後擺就會使載「茫朗」這隻鹿仔轉去 in 兜矣。

阿滿姨毋驚白老猴，她教陸茫朗身上一定愛紮幾塊細粒石頭，提細支樹樞出門。這攏是王曉卉 in 爸爸不准囤仔提的物件，曉卉 in 爸爸講：提石頭佻棍仔的攏是死囤仔脯。王曉卉足驚白老猴，所以伊每工去學校佻放學的時陣，攏佻陸茫朗做伙行，陸茫朗就變成王曉卉的保鏢；王曉卉也無管別人笑伊參山地人做朋友，in 兩個人是足好的朋友。

第四間沒人蹠，也是鬼仔厝。聽講進前有一个老兵死佇內面，閩聽講伊是想厝想到起痛就自殺矣；埕內的塗跤，葉仔滿滿是，玻璃窗也破去、樹樞斷去，予風吹來吹去，若親像鬼佇咧哭全款，佇眷村內，啥物烏白講的傳說攏有。

第五間就是巷仔底，拄好是一个 型的轉彎，也就是一个死角，是白老猴 in 兜。白老猴佇門跤口插國旗，若親像五月節大家插茱萸，會使去毒全款；白老猴毋管是什麼節，

伊攏是插國旗，塑膠做的細支國旗破去，伊就對學校偷提一个褪色閩小可仔破去的中型布旗仔；伊插國旗，會使予伊閃避麻煩，無人敢惹伊；有時陣，規排佇咧訓練的阿兵哥經過遮，in 也會向伊的國旗行禮，白老猴一時看起來足囂佻。

門口的榕仔跤，園一塊學生的桌仔佻椅仔，若是無落雨，桌頂攏會有一本《三民主義》佻一份《中央日報》。白老猴若是頭腦較清醒的時陣，伊會坐佇樹跤看冊、看報紙，伊若是痾痾的時陣，就四界唱歌揣某揣困。規眷村的查某佻查某困仔，攏足驚伊，也毋敢一个人出門，比「宵禁」閣較恐怖。

進前，白老猴看著 in 兜樹跤縛著這隻大黑狗仔，狗仔的領頸掛一塊紙板，頂懸寫：「臭白老猴，不准你出門，若無，欲叫大黑狗咬你的跤。」

大黑狗拄來遮的幾工仔，若看著白老猴就直直吠直直吠，白老猴就予狗仔一寡飯菜，後來 in 兩個竟然變成相依為命的好朋友；這是厝邊隔壁料想袂到的代誌，逐家原底是欲嚇驚伊的，尾仔煞成做人佻狗仔變成好朋友，其實白老猴有時也足軟心的。

若是有人倚近巷仔，第一間的大黃狗會代先吠，繼落去就是大黑狗直直吠直直吠，所以無人敢倚近這條巷仔。這條巷仔內，有紅色燈仔花檯，花檯久無修剪，發甲鬚叉叉，若親像蹠佇無尾巷內的退伍老兵，無人欲去關心全款。

講起來也誠奇怪，燈仔花檯倚鐵網仔一直旋到巷仔外；毋過，巷仔外的干焦二、三蕊爾爾，巷仔內的花閣濟閣大蕊。有人講是巷仔內的「天然肥料」較濟啦，人尿佻狗尿、狗屎較濟的原因。蹠佇巷仔外的，攏是大官，無人會願意沃花，也無人敢去遐放尿。有時陣，有規排當咧訓練的阿兵哥，經過遮，in 若是尿緊，攏覘佇巷仔內放尿。

王曉卉就蹠佇巷仔外，伊認為好朋友陸茫朗是世界上上勇敢的查某困仔，伊敢蹠佇這條無尾巷內，隔壁是鬼仔厝，巷仔底閣有白老猴蹠佇遐。

毋過，王曉卉也感覺家己誠好命，會使參陸茫朗做好朋友，因為這個好朋友是啥物攏毋驚。

（長官派一个天使來陪伴白老猴，毋知影是對佻位買一个查某困仔送予白老猴做困，若親像補償伊較早去做兵的時陣，失去親人的安慰。對這個天使來講，也予這個查某困仔有一个倚靠；毋過，干焦是公家單方面的想法爾爾。

可憐這個戇戇的天使，伊來到遮，命運就變足糗矣，有時陣伊會變做白老猴的某，有時陣閣是白老猴的查某囡，可憐的囡仔，伊永遠是無自我的「阿英」。）

白老頭定定偷偷走入去學校，尤其是佇禮拜，老師叫學生鬥陣值班，白老猴也捷捷去探班；伊佇學校看著查埔學生就綴前綴後，那行那喝：「拍共匪唷！」若是拄著查某學生，伊就那笑那喝：「寶貝囡咧，阿爸 tshuā 你轉去，好無？」若是看著欲去便所的查某老師，伊就偷偷綴牢牢，佇便所門口等老師出來，伊就雄雄對柱仔後壁行出來，笑頭笑面講：「某，咱轉去好無？綴我轉去厝好無？」

查某老師驚甲欲死，共校長反應，假日無愛值班，交予訓導主任值班就好；毋過，訓導主任伊也有一個家，假日也愛陪伴厝內的人，伊也足無願意值班，尤其是拄著白老猴，感覺實在足討厭的。校長只好拜託親情，共軍方反應這件代誌；總講一句，白老猴較早也是一個軍官，這馬有時痲痲，有時人好好的，軍方也應該照顧伊才著。

白老猴真久無來學校矣，因為伊厝內加一個十五歲的山地姑娘，戇戇呆呆的，毋過，生甲誠婿，有圓圓金金的目矑，足 gâu 唱歌，白老猴定定教伊唱歌：「阮厝佇山的彼一爿……」

白老猴足歡喜阿英做伊的查某囡，伊送阿英一罐明星花露水，in 定定坐佇門歧口，白老猴解說《三民主義》予阿英聽，也讀《中央日報》予阿英聽，每工煮飯予阿英食，也買上好食的豆沙包予阿英食，共阿英當做是親生的囡來疼痛。

阿英自從躡入去白老猴 in 兜了後，身軀上時常有足厚的明星花露水的芳味。

眷村俗學校也平靜兩個外月。

有一工，日頭赤焱焱，白老猴佇埕內看著阿英咧曝衫，伊那看那想起伊的某，彼時陣伊叫阿英來：「乖，你足乖的，糖仔予你食。」

阿英倚近白老猴的身邊坐落來，共白老猴摸一下，阿英也真 gâu 司奶：「阿爸，糖仔好食，我閣欲愛糖仔。」

阿英的手共白老猴牽牢牢，這時陣，無的確是查某人的溫度，予白老猴的心內產生變化，伊雄雄看著阿英，講：「某！某！我足想你。」

一時間，白老猴共阿英攬牢牢，白老猴的手在阿英的身軀摸來摸去，彼時陣阿英感覺一陣怪怪：「啊！啊！疼！疼！阿爸！阿英足疼咧！無愛，我無愛啦！阿英會疼！」

阿英佇埋內裡大聲喝，伊那哭那搥門，門予伊阿英拍開，阿英足狼狽的衝出去外口。阿英裙的 YKK 拉鍊予白老猴掣歹去，伊烏烏的大腿看現現，大腿闊有幾條手指抓過的血跡，裙的勾仔勉強有勾好勢，規領裙才袂落落來；伊穿的粉紅色衫鈕仔落兩粒，現出豐滿的胸坎；雙腳內并有流血。阿英捧腹肚那哭那喝疼，雄雄狂狂走出去，大黑狗也共伊直直吠，伊驚甲面仔青恂恂。

聽著那哭那喝的聲，大人因仔攏走出來看，有的因仔講：「伊無穿奶帕仔啊！」「伊的『大姨媽』來矣，閣走出來，戇人就是戇人，敢是白老猴厝內無粗紙予伊用。」

陸茫朗的阿母看甲足毋甘的，伊看著阿英目屎流無停，目睷內有無地比的痛苦佻怨嘆，阿英喙齒根咬咧，好親像腹肚足疼足疼的。

阿滿姨知影發生啥物代誌矣，伊連鞭趕遐的因仔走，不准 in 閣看鬧熱、不准 in 閣笑阿英。

這條是無尾巷，阿英愣去矣，走對內底去，無出路；走對外口去，又閣予一寡因仔那笑那問，閣驚白老猴衝出來放狗咬伊，阿英進無步，退無路，伊無法度控制家己，一觸久仔，若親像起痲全款，下性命大聲喝：「啊啊啊——我欲轉去，我欲轉去啦！」伊坐佇塗跂那哭那喝疼，雙手一下仔攬胸，一下仔攬腹肚，兩隻手毋知欲按怎保護家己，雄雄倒摔向，倒佇塗跂摸頭鬚，雙跂無穿鞋，那哭那慙，慙甲流血。

阿滿姨叫茫朗去厝內依一領被單，緊共阿英包起來。

「走啦，恁看啥物？緊走！緊走啦！」陸茫朗誠憤慨，擡棍仔趕 in 走。

「毋是講好干焦做查某因？In 騙人，in 是騙子。」陸茫朗的阿母攬著阿英，兩個人哭甲四淋垂。

「攏是你彼个無沒良心的『阿兼』⁴，伊欲共你賣掉，換米酒啣，你的『霧霧』⁵才叫我共你 tshuā 來遮，我以為共你救出來咧，這馬煞害著你矣，我可憐的阿英。」

「我 tshuā 你轉去，好無？咱轉去，轉去求『阿立祖』⁶，『阿立祖』會庇你。」阿滿姨共阿英攬牢牢，阿滿姨的目矚內，嘛充滿憤慨。

「我想『霧霧』佢阮兜，我欲轉去遐。」阿英直直哭，哭甲軟膏膏。

「『伊拉』⁷佢阿英，恁莫閣哭，莫閣哭，咱的『阿立祖』啊，『阿立祖』一定會庇咱。」陸茫朗大聲喝「阿立祖」，是遐爾仔悲傷，平常時逐家毋捌聽過彼種聲嗽，親像咧對天頂的「阿立祖」喝救命。

「茫朗，你嘛莫哭矣！」王曉卉頭一擺看著好朋友的面色是遐爾仔憤慨，遐爾仔受氣。

「In 講啥物？咱……咱緊走、緊走，咱袂使聽著。」有一寡囡仔聽會出陸茫朗講的是山地話，攏驚甲緊旋。

也有一寡大人已經心內有數，知影自頭到尾發生啥物代誌，in 想講：阿英倚算是長官請白老猴買來的山地姑娘，in 也無願意看著有水準的眷村內發生這款無人性的代誌；而且，聽講阿英原本是來做白老猴的查某囡爾，是無欲佢白老猴結婚，毋知是佢一个頂司想出來的奧步，派一个天使予這個死老猴，實在是「送入虎口，無死嘛烏。」也有人講：頂司派一个較少年的姑娘予白老猴做查某囡，白老猴就會較清醒。

拄開始，白老猴是有較清醒，彼時陣講好是欲做伊的查某囡仔，陪伴伊食飯過日仔就好矣，白老猴也付一筆錢予阿英 in 老爸，也送予阿英一罐明星花露水；阿英也足歡喜，掠準後擺有一个爸爸通疼伊，袂閣有人會共伊賣掉。

毋過，想袂到，第一罐明星花露水用完了後，阿英就無閣有芳味，身軀不時有臭汗酸；有時洗身軀了後，阿英會坐佇門歧口，摸著裙、攬著腹肚，懣神懣神看著燈仔花，咧流目屎；逐家掠準伊咧想厝，無人欲去插伊。

今仔日，逐家看著阿英若親像痛查某仝款，大人、囡仔攏足憤慨。囡仔偷偷拈石頭，看著白老猴衝出門，就共伊擊石頭；有一寡予白老猴嚇驚過的查某囡仔，拈較大粒的石頭，出大力共伊擊去，in 那擲那喝：「白老猴，死老猴，去死死咧，好矣！」

白老猴痛甲唉唉叫：「我欲轉去，我欲 tshuā 阮某仔囡轉去，不准恁阻擋，閃開！閃啦！」

無尾巷內，鬧甲亂紛紛，躡佇巷仔外的軍官攏出來看，有的共囡仔換轉去，王曉卉也予 in 爸爸喝轉去。

陸茫朗佻 in 媽媽共阿英扶轉去，彼時陣，白老猴連鞭一手攏褲，一手欲掠阿英，煞予阿滿姨出大力共擘開；白老猴想欲去掠陸茫朗，毋過，陸茫朗反應足緊的，伊拏石頭，出大力對白老猴的囡孫袋仔擊落去，白老頭疼甲強欲死死昏昏去，坐佇塗跂哀爸叫母。

有幾個看熱鬧的囡仔，in 看著白老猴足狼狽咧，那笑那喝：「白老猴不死鬼，白老猴，三好加一好，死好啦！」

（毋管你是佗位來的，毋管你是佗一个族群，咱是永遠攏是好朋友。你若是天星，阮就是月娘；你若是日頭，阮就是佇你邊仔的雲。）

對阿英離開了後，白老猴規个人攏變矣，變甲閣較痛，伊看著人就欲掠，毋管是查某囡仔抑是查埔囡仔，閣有軍官的太太攏逃袂過伊的嚇驚佻魔掌。

聽講，白老猴嚇驚著軍官的某，軍官的某閣有身；隨佇彼工的黃昏，就予載貨的軍車載走矣。

「予載豬仔車載走矣。」囡仔一个傳一个，in 攏足歡喜咧。囡仔攏講載貨的軍車是「載豬仔車」。

有幾工無看著白老猴鬼頭鬼腦的身影，佻聽著伊唱悲哀的歌：「阮厝，阮厝，佇山的彼一爿。」

「七工矣，伊袂閣轉來矣，放心啦！」

「敢真正袂閣轉來？」

「是予人掠去佗位？」

「『亂葬崗』！聽講有一个『亂葬崗』，毋知是毋是因佇遐？」

厝邊隔壁烏白講。

白老猴的大黑狗予伊縛佇樹跤，狗仔腹肚嘛枵七工矣；山東阿伯每工會偷偷仔擲一粒肉包子狗仔食。雖然阿嬤認為白老猴的行為足無恥，不准山東阿伯閣擲肉包子狗仔食；毋過，阿伯認為，狗是狗，人是人，狗仔那會知影主人是啥物人性咧？袂使因為人起瘡，就欲枵死一隻狗。

阿滿姨佇歇暍日共阿英 tshuā 轉去，白老猴也失蹤七工，眷村內也安靜幾工；毋過，有一款不安的氣氛慢慢仔滾開。有人講白老猴可能會予人放出來，因為白老猴佇秘密的所在，每工唱國歌、每工讀《三民主義》，長官足感動的，也感覺白老猴足有禮貌，可能伊已經改過自新。

第八工，王曉卉佮陸茫朗透早就去學校，佇路邊聽著兩個阿兵哥講：「白老白猴佇部隊內足正常矣，衫褲穿甲足整齊，長官問話的時陣，伊攏回答『是』，叫伊轉去檢討，莫閣出門惹代誌，伊攏講『是』；閣有，共《三民主義》背甲足清楚，咱攏袂曉背，按呢欲按怎共伊關咧？中晝就會放出來矣。」

中晝放學，陸茫朗予導師留踎學校，王曉卉驚傷暗轉去，會予爸爸罵，伊就留一張字條予陸茫朗：「茫朗，我先轉去矣。」

因為等陸茫朗，王曉卉慢二十分鐘才離開學校，逐家也轉去食中晝；王曉卉一个人行的時陣，伊聽著足恐怖的歌聲。

「阮厝，佇山个彼一爿！」

這足熟閣驚人的歌，出現佇王曉卉的後壁。

王曉卉驚甲躉去，伊毋敢越頭、毋敢彎腰拈石頭，因為伊穿裙，伊予白老猴驚甲雙跤軟去，那行那慢那無力。

「嘻嘻嘻，來，查某因仔，轉去！緊啦！咱緊來轉！」白老猴伸手出大力掠王曉卉，「轉去！緊轉去！緊綴爸爸轉去！」白老猴愈來愈痛愈受氣。

王曉卉欲逃走，白老猴的力頭較大，共王曉卉拖去一條巷仔內，命令王曉卉倚著牆仔倚予好。

「阿爸講伊想欲轉去，想甲欲起痛，我只要同情伊，伊就袂傷害我。」王曉卉佇心內安慰家己，伊毋敢哭，也毋敢喝救命。

白老猴金相王曉卉，掠準是阿英，也掠準是伊的查某团，伊目屎流目屎滴，摸王曉卉的肩胛頭，愈摸愈出現怪怪的笑神，目睷內也有一款痴哥神，「嬌某，我足想你啦，某啊！」白老猴共眼前的王曉卉恰伊的查某团恰某的形影攏濫濫做一伙，佇伊頭殼內，一下是查某团，一下是伊的某。白老猴的雙手沓沓仔欲摸王曉卉的胸坎，伊雄雄笑甲足大聲，那講：「嬌某，我轉來矣，我足想你的，來，予我攬，我欲共你攬牢牢，你莫走，莫走好無？」

「有啥人來救我！！」王曉卉喙開開，竟然無法度出聲，伊驚甲無法度振動，干焦佇頭殼內喝：「茫朗，緊來救我！緊來救我！」

陸茫朗聽著白老猴恐怖的聲音，恰王曉卉心連心，伊對三公尺外走入巷仔內，先拏石頭對白老猴身軀擊去，閣走去王曉卉的邊仔，共曉卉扶起來，閣用樹枝直直拍白老猴，伊講：「緊走，曉卉，你先走，緊咧！」

王曉卉冊包揸咧，逃出白老猴的魔掌。

王曉卉那走那越頭等陸茫朗，五分鐘後，陸茫朗欲逐著王曉卉，伊喝：「等我，曉卉！莫驚，是我，我共白老猴拍走去矣。」

陸茫朗走甲親像鹿仔仝款緊，綴著王曉卉。

王曉卉驚甲無法度出聲，那哭那看著陸茫朗，也發現朋友的目睷嘛紅紅矣。

「茫朗，你是按怎？白老猴嘛欺負你是無？你那會咧哭咧？」

「曉卉，老師，老師共我講……」陸茫朗哭甲足傷心。

「按怎？老師講啥物，你緊講啊，茫朗！」

「老師講，學校毋予我代表學校去參加田徑比賽，換第二名的同學去比賽，因為彼个學生的阿爸是軍官，是外省的，阮爸爸無做官，阮兜是山地人啦！」陸茫朗搥著牆仔，哭甲四淋垂。

這是王曉卉第二擺看著活潑的陸茫朗哭甲遐爾仔傷心，in 兩個人坐佇路邊，那哭那互相安慰。

(所有的「希望」攏是因為欲相爭，相爭權勢、相爭地位、相爭金錢，這款相爭佻互相殘殺攏傳予下一代；失去「希望」的「種子」的時陣，若親像一切攏無去矣。)

王曉卉的爸爸共第一間的頂司反應查某团的遭遇，毋過，頂司以欲做將軍的理由，無想欲管代誌，清彩應付，干焦去勸白老猴莫閣出來矣。

隔轉工透早，上校的軍車停佇無尾巷巷仔口，上校叫阿兵哥喝白老猴到無尾巷外，參伊講兩句話，就欲去開重要會議。

「白先生，莫閣出來惹麻煩矣！」

「是！長官。」

「你較忍耐咧，聽講足緊就會使轉去矣。」

「是！是！上校，好，我會忍，以後我就會使閣轉去。」

「定定看冊，無代誌莫出門，我有足濟代誌欲辦，無閒照顧你，若閣惹代誌，你就愛轉去賣鴨卵矣。」

「是！是！是！我看冊，我看《三民主義》，《三民主義》萬歲！」白老猴共上校行禮。

「好啦！好啦！不准你閣出來矣！身軀足臭矣，入去洗洗咧。」

上校退兩步，離開白老猴，出大力軟一喙鮮鮮的空氣，「足臭的無尾巷，足臭的老猴，真正是無尾巷，遮的人親像是坐監全款。」

陸茫朗偷偷佇厝內看著上校佻白老猴咧講話，伊欲去學校的路上，共王曉卉講，上校干焦警告白老猴，不准伊再行出去巷仔外爾爾，伊就坐吉普車走矣。

白老猴等上校坐車走，閣出來佇路裡唱歌亂亂楚。

王曉卉的爸爸也是中校，伊佻隔壁的少校兩個人足無歡喜，in 講，上校為著欲升將軍就啥物攏毋管是毋？少校的某也捌佇路仔予白老猴跟蹤、摸過尻川，伊一直忍耐，到這馬有人發生代誌矣，伊才講出來，伊毋知欲去佻位報告才有路用？報告敢有路用？少校足受氣的講：「無路用的跂數！我看你敢會升起來做將軍無？」

上校坐吉普車出門的時陣，是精神足好，轉去的時陣煞是規身的臭酒味。

「呵！一寡誠臭揚的少年人，in 攏有靠山，彼个靠山攏比我讀較濟冊，毋過敢比會過我扛遐爾濟年的機關銃？」上校共帽仔擲去塗跂，用金熠熠的皮鞋出大力踏，伊那受氣那講：「對擰刺刀開始，閣扛機關銃，對穿草鞋到穿皮鞋，我佻一點較輸 in 這代少年人？若是無咱，in 敢會當讀冊？『上校』的官位有啥物路用，我欲愛的是『將軍』，是有權有勢，真正的『將軍』啦！」

「你莫受氣啦，閣等幾年啊。」夫人扶上校的腰，好好的安慰伊。

「等啥？我已經幾歲矣。你……你生查某团有啥物路用？予伊高中畢業就準備嫁人，到時陣先予伊出去趁錢，我這個上校的退休金飼恁袂起。」

「你那會按呢講咧？是你家世無好，好歹阮爸爸也是將軍，我也是有讀過冊的。」

這個時陣，上校也親像不死鬼，強強欲共夫人侵落去，無愛予夫人閣講繼落去。上校是陸戰隊的，伊的漢草真粗勇；這馬才五十外歲爾爾，淋酒解憂愁，膽頭嘛較在，伊心內的衝碰、報負、閣有自卑感咧作怪，官位比丈人爸較低，閣欲某乖乖聽伊的話。

總講一句也是家己的翁，夫人無法度安慰翁婿佇職務上的不如意，毋過，做人某的義務，伊是做會到。伊就隨在翁欲按怎就按怎，予伊精神的時陣會感覺滿足佻幸福就好矣。

「好啦，咱閩生一个後生，大漢會當做將軍，好無？」

夫人目屎流目屎滴，感覺對翁足歹勢，無生後生，閩因為伊的爸爸也過身，無法度幫助翁升做將軍，彼後擺咱著看伊做將軍矣。

「著！著！咱閩生一个後生，後擺查某团也嫁給予將軍，後生也做將軍，我就是將軍的爸爸，有啥人敢看我無上目！」

上校扶夫人去眠床，共夫人偃落去，掙開夫人洋裝的掙鍊仔恰奶帕仔的勾仔。

夫人嘛共上校的軍服褪掉。

人佇失意的時陣，摸著家己查某人的皮膚，閩有雙手掌身軀，閩較有佻濟的怨氣，也會消散掉。

得著安慰的兩個心肝，浸佇兩個人的喘氣恰肉體的意愛當中；這個時陣，世界有啥物變化，對 in 來講攏是恰 in 無底代，外口有啥物聲，in 攏無聽著。

「阮厝，阮厝佇山的彼一爿。团緊綴爸爸轉去，咱轉去。」

上校恰夫人現時正是無限高潮，完全無聽著愈來愈倚近的歌聲。

「阮厝，佇山的彼一爿。我欲轉去，某，咱轉去，轉去咱的厝。」

夫人體內激動的愛意漸漸挺懸白拋拋的胸坎恰腹肚；上校的勇氣恰一世人的希望種子瞬間飽真。

夫人微微仔呻，恰上校微微仔喘，in 的聲音吸引倚踮牆仔外偷看的白老猴。

「嘻嘻！某，咱轉去好無？你的身軀足嬌，我也欲看，我 tshuā 你轉去，我也欲愛你。」

白老猴拚性命拍窗仔門，伊有時笑，有時哭，閩大聲喝：「某，轉去，咱轉去。」

白老猴按窗仔看著上校佻夫人的影，也聽到 in 當咧做瘦氣愛意的聲，白老猴雄雄想著伊的嬌某，一時也足激動咧。

「『死王八羔子！』」

上校無想著，饒赦白老猴的後果，竟然造成伊欲生後生的希望都攏無矣，一世人驕傲的種全攏噴對被單去。

上校杯仔提咧對窗仔門擊去，「你看我欲按怎掠你，我一定會送你轉去賣鴨卵！」

這時陣，夫人緊提被單崁身軀，倒佇咧眠床頂，伊目屎流目屎滴。遐爾仔濟年，伊也想欲生一个後生，通予上校傳宗接代，將來無的確會做將軍；毋過，伊的翁婿每工攏咧無聞升官的代誌，定定暗暝愛應酬，有時酒醉轉來就去睏，根本就無予伊機會；這馬閣發生這款足歹勢的代誌，伊堂堂上校夫人的身軀竟然予一个痾人看了了，夫人實在感覺足見笑。

（性命的終結，是一首唱袂完整的歌，佇山的彼一爿，足濟年前對青色的草埔變成規片孤單的黃塗，只是，白老猴永遠袂知影，也永遠袂閣唱這首悲歌矣。）

大黑狗一直予人縛佇樹仔絞，山東阿伯乖乖聽 in 某的話，無閣咧擲肉包子狗仔食，因為 in 真緊也會生一个後生，將來愛開錢培養後生做將軍，若是一工加賣一个兩箍的肉包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工就會使濟趁七百三十箍咧。

大黑狗楞甲愈吠愈無力，也愈來愈無聲。

白老猴惹著上校佻夫人，隔日透早，閣予載貨的軍車載走，眷村內四界有人講：「白老猴予載豬仔車載走矣，這遍一定袂閣倒轉來；有影啦，也是大官較有夠力。」

這兩條巷仔內的因仔愈來愈好膽，逐家相招去陸茫朗家隔壁的鬼仔厝冒險，in 撞開客廳的門，大大方方行入去。壁堵頂有幾張軍人相片，客廳的中央，攏是蜘蛛網，黏死一寡蟲、蟻蟲仔佻蛇蝨，有幾隻大隻黑蜘蛛也互相經經死；按蜘蛛網看去，另外一堵壁堵頂，有一張地圖，地圖頂有足厚的块埃；閣有『秋海棠』的地形佻蕃薯地形的中間，有破一个大空，看起來痞痞。

大黑狗倒佇塗跤，身軀已經有臭味。這工的中晝，落查某雨，軍方派四个阿兵哥來遮，入去白老猴 in 兜擱厝內，也佇外口處理大黑狗；其中一個阿兵哥共圍佇遐看鬧熱的人趕走。

半點鐘後，厝邊隔壁閣來遮看。

燈仔花檯的另外一爿有水溝，閣有一寡燈仔花頓落來；in 攏看著水溝內，大黑狗予阿兵哥放水流。有人講：「可憐啊，這隻黑狗綴毋著主人矣！」

燈仔花愈開愈旺，按無尾巷開到巷仔外，因仔定定來遮耍。

王曉卉佢陸茫朗兩個朋友互相安慰，王曉卉心內的烏影無去矣；陸茫朗也想開矣，伊欲繼續拍拚，後擺一定有機會參加大型的比賽。In 挽兩蕊燈仔花，抽彼幼幼的花心黏佇鼻頭，閣假做是小小的柴頭尪仔咧講白賊，鼻仔變長，正手捏倒耳，倒手伸過正手的圓箍仔，小柴頭尪仔就變成大象，in 快樂的唱：「紅鼻仔老猴賣豆油，伊賣到火車頭，剪刀、石頭、布！」若是輸的人就愛俏贏的人走入去無尾巷內，閣走出來。

陸茫朗的力頭大，毋管輸、贏，伊攏會俏著王曉卉走一逝；王曉卉也承認，伊是北方遺傳的骨架，無一定比咱台灣的山地人較有力，也無一定較大膽，遮攏是予傷規矩的教育佢無必要的同情心所害。

王曉卉上愛的是，伊一直認同陸茫朗的族群，也得到陸茫朗的友誼佢幫贊。

幾年了後，大陸併省，眷村也改建。

白老猴的彼間落漆的紅色柴門早就倒落去，因仔攏大漢，無人閣再驚白老猴矣，也無人咧關心白老猴去佢位矣。老軍人佇遮攏建立另外一個厝，也有的人葬佇國軍公墓內；毋過，也有人葬佇咧『亂葬崗』，因為根本毋知 in 的名，所以也無 in 的墓碑。

有人講，白老猴上落尾也躡佇『亂葬崗』。也有人講，白老猴也毋是姓白，這眷村內所有國軍的名冊內底，無一個人姓白，相識白老猴的人也死矣。

因仔叫伊「白老猴」，是因為看著伊的第一印象就是白色的頭毛，白色的喙鬚，閣穿白色的紗仔衫褲。

白老猴袂閣行到彼粒山，也揣無伊的厝矣。伊，上尾的厝，佇山的這片，遮是無名的黃塗。

白老猴的性命終其尾，是一首永遠唱袂完整的歌：「阮厝，佇山的彼一片……」。

作者註

1. 茫朗：西拉雅語彙，是鹿仔的意思。
 2. 阿滿：西拉雅語彙，是船的意思。
 3. 艋舨：西拉雅語彙，是板仔船的意思。
 4. 阿兼：西拉雅語彙，是阿爸的意思。
 5. 霧霧：西拉雅語彙，是阿媽的意思。
 6. 阿立祖：西拉雅語彙，西拉雅族的祖靈。
 7. 伊拉：西拉雅語彙，是阿母的意思。
- 文中『 』內是華語抑是西拉雅語彙。



作者感言

王倩慧

雖然「回憶」有時不是一件美好的事，但是能將它寫成小說，扭轉情勢，便有療癒的作用。這篇小說的主角之一就是我小時候的遇到的事情，但一部分是真實，一部分是拼湊，一部分是虛構。

我運用在真理大學所學的「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」課程，嘗試寫小說，批判自己的小說，也留給讀者來批判。感謝戴華萱教授的傾囊相授，也感謝劉沛慈教授的指導。